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三國文卷三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三十三

蔣濟

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建安中，仕郡計吏。州別駕拜丹陽太守，尋爲揚州別駕。免。曹公爲丞相，辟爲主簿。徙西曹屬。文帝卽王位，轉相國長史。及受禪，出爲東中郎將，進散騎常侍。後復爲東中郎將，徵拜尙書。明帝時，封關內侯。遷中護軍。又遷護軍將軍。齊王卽位，徙領軍將軍。進封昌陵亭侯。遷太尉。曹爽誅，進封都鄉侯。卒。諡曰景侯。有《萬機論》十卷。

爲畢軌擊鮮卑失利表

畢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曰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彊成。軌文雅志意，自爲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

其德于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

魏志曹爽傳注引魏略

論曹休帥軍向皖表

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

魏志蔣濟傳注

軍至皖吳出兵安陸又上疏

今賊示形于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

魏志蔣濟傳

諫專任中書監合疏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
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
權在下者則眾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忘
于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舍或能工之
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
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眾臣見其能推移

干事卽亦迴附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言此眾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賊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已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言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竝觀若事有未盡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言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于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竝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魏志蔣濟傳又
通典二十一

諫遣田豫王雄攻遼東

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爲賊

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貉，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魏志明帝紀注引司馬彪

戰略太和六年遣田豫王雄攻遼東濟諫帝不聽

諫外勤征役內務宮室疏

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于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迫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眾，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句踐養胎，已待用，昭王恤病，已雪仇，故能已弱燕，服彊齊，贏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卽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已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已爲無難矣，又歡娛之

耽害于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已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

魏志蔣濟傳

日蝕詔羣臣問得失上疏

正始八年二月

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干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曰：布惠魯君，問異滅孫，荅曰：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已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于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曰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漢志蔣濟傳又宋書五行志五

誅曹爽辭封邑疏

臣忝寵上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

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傳

奏大學規條

大學堂上官為置鼓禮曰入學鼓篋通其業也凡學受業當皆須十五曰上公卿大夫子弟在學者曰年齒長幼相次不得曰父兄位也學者不恭肅慢師酗酒好訟罰飲水二升御覽五百二十四引魏名臣奏

奏會喪不宜去冠

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上言前會故鎮軍朱鑠喪自卿曰下皆去冠曰布巾帕額使者侍中散騎則不皆非舊法夫冠成德之表干服為尊唯君親之喪小斂之前與服罪之人去冠其餘禮儀雖齋縗之痛有變無廢今為弔去冠甚違禮意通典八十一又八十三

奏請封禪

夫帝王大禮巡狩為先昭祖揚禩封禪為首是曰自古革命受符

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曰來七十二君或順所繇于前謹遺迹于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無已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所生而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振前王之弊亂拯流遁之難危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世之廢業始自武文至于聖躬所已參成天地之道綱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曰比往古其優衍豐隆無所取喻至于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埽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堀疆于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于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也且昔歲破吳虜于江漢今茲屠蜀賊于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就當探其窟穴無累于封禪之事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纂其禮卜年致時昭告上帝曰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

曰間

晉書禮志下
宋書禮志三

合肥移城議

青龍元年

既示天下曰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于此

劫剝無限必曰淮北爲宇

魏志滿
寔傳

郊議

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

魏志蔣濟傳注
稱曹騰當是裴所追改

案直

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爲繆妄

魏志蔣濟
傳注

遺衛臻書

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廡養可登王公何

必守文試而後用

魏志衛
臻傳

難鄭玄注祭法

鄭玄注祭法云有虞已上尙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
用其姓氏濟曰天則龍神于獵獵自祭其先不祭則龍也騏驎白

虎仁于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騃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獾之

不若邪

魏志蔣濟傳注

荅何晏夏侯玄叔嫂服難

記云小功無位是委卷之禮也子思哭嫂有位蓋亦謂知禮制禮者小功當有位也然則嫂叔服文統見于經而明之可謂微而著

婉而成章也

通典九十二

三州論

黃初五年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曰諷不從

淮河紆遠水陸異路

水經淮水注

蔣子萬機論

謹案隋志雜家蔣子萬機論八卷蔣濟撰舊唐志同新唐志作十卷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稱館閣書目十卷五十五篇今惟十五篇非完書也至明而二卷本亦亡焦竑國史經籍志曰八卷入儒家曰二卷入雜家虛列書名又誤分爲兩種不足據今

從羣書治要寫出三篇益曰各書所徵引定著一卷嘉慶乙亥
歲四月朔

政略

夫君正之治必須賢佐然後爲泰故君稱元首臣爲股肱譬之一
體相須而行也是曰陶唐欽明義氏平秩有虞明目元愷敷教皆
此君唱臣和同亮天功故能天成地平咸熙于和穆盛德之治也
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慎在三而已一日擇人二日因民三日從
時時移而不移違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違人之咎也好善而不
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則時逆時
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有也

刑論

患之巨者狡猾之獄焉狡猾之民不事家事頌貸鄉黨曰見厭賤
因反忿恨看國家忌諱造誹謗崇飾戲言曰成醜語被曰叛逆告

白長史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曰爲功遂使無罪并門滅族父子孩髦肝腦塗地豈不劇哉求媚之臣側人取舍雖烝子啖君孤已悅主而不憚也況因捕叛之時無悅親之民必獲盡節之稱乎夫妄造誹謗虛書叛逆狡黠之民也而詐忠者知而族之此國之大殘不可不察也

用奇

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積效曰次相敘明主之法忠臣之節盡矣若拔奇求異超等踰第非臣之事也應之曰顧當憂世無奇人儻有又不能識耳明法忠節未必已盡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謨矣復勤揚側陋殷有攷誠之誥矣復力索巖穴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復旁求魚釣小白有督課之法矣復遽求囚俘漢祖有賞爵之約矣復急追亡信若脩敘爲明法拔奇爲非事是兩帝三君非聖哲而鮑蕭非忠吏也然則攷功案第守成之法也拔奇取異定

社稷之事也。當多事之世，而論無事之法，處用奇之時，而必效一官之智，此所曰上古多無嚴之國也。是曰高世之主，成功之臣。張法曰：御常人，厚禮曰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災除難。君臣同烈也。曩使五主二臣，牽于有司，束于脩常，不念疇諮，則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無高宗之號，周無殪商雅頌之美，齊無九合功，漢殲于京索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垂意于奇異，誠欲濟其事也。使奇異填于溝壑，有國者將不興其治矣。

漢元帝爲太子時，諫持法太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達，不足任。亂吾家者，太子也。據如斯言，漢之中滅，職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班固步驟盛衰，發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遠矣。昔秦穆公近納英儒，招致智辯，知富國強兵，至于始皇，乘歷世餘。當有業字滅吞六國，建帝號，而坑儒任刑，疏扶蘇之諫，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趙高之諛，身沒三歲，秦無噍類矣。前史書二世之禍。

始皇所起也。夫漢祖初曰二章結黔首之心，竝任儒辯。曰并諸侯，然後罔漏吞舟之魚，烝民樸謹，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業，繼武昭之成法，四夷佈征伐之威，生民厭兵革之苦，海內歸勢，適當安樂時也。而曰峻法繩下，賤儒貴刑名，是時名則舊校云名則二字衍石顯弘恭之徒，便僻危嶮，杜塞公論，專制干事，使其君負無窮之誦也。如此，誰果亂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鯁之臣，厲之社稷，不令宦豎秉持天機，豈近于元世棟橈榱崩，三十年間漢爲新家哉？推計之，始皇任刑，禍近及身，宣帝好刑，短喪天下，不同于秦禍少者耳。

已下篇
名缺

許子將寢貶不平，曰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暉難曰子昭拔御作自賈豎半至耳順，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兩齒牙，樹頰骸，吐唇吻，自非文休之敵也。三

志龐統傳注世說品藻
卷一百六十七

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

令知之蓋善人也

三國志許靖傳評注

許文休東渡江乃在障氣之南

文選廣絕交論注

張翔字元鳳

三國志許靖傳評注

黃帝威四盜

北堂書鈔十三據御覽疑當作四道

黃帝之初養性養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曰方色稱號交共謀之

邊城日驚介冑不釋黃帝歎曰君危于上民安疑有于下主失于

國其臣再嫁厥疾之由非養寇邪今取疑作民萌之上而四道亢

衡遞震于師于是遂疑有師營壘呂滅四帝向合黃帝若不龍驤

虎變而與俗同道則其民臣亦嫁于四帝矣

御覽七十九

夫虎之爲獸水牛之爲畜殆其兵矣夫虎爪牙既鋒膽力無伍至

于卽豕也卑俯而下之必有扼喉之獲夫水牛不便連角又喬竦

然處郊之野，朋游屯行，部隊相伍，及其寢宿，因陣防禦。若見覘，

此

未見疑，虎抵角，牛希見害矣。若用兵恃強，必鑿于虎，居弱必誠水。

有誤

牛可謂攻取屠城。

當有

而守必能全者也。

御覽二百七十一

夫兵者變化之物，而遷移倚伏之事也。或守法而得用，故知兵者

性知者也。用兵者性能用之也。

北堂書鈔

知兵之將國之衡。

北堂書鈔

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

逮焉，呂望雖智，孫武雖驍，樂毅雖賢，白起雖武，齊之天齊朽骨，吳

之糜駭消脔，燕之田單腐肉，豈可備其糟粕，復得生而使之哉。固

當出我民之最，擇其智勇之長者，用其修，略其短也。

北堂書鈔一百十五御覽

二百七

雖有百萬之師，臨時受敵在將也。

長短經將體御覽二百七十三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軍勞之，醪唯一鍾，蹇叔乃曰：「一極可，曰投河

而釀也。穆公乃一醪投河，三軍者。」

下缺陳本作皆取飲之北堂書鈔一百十五

士有一槍而倒載義所驅也

御覽三百五十三

魚麗鵝鶴之陣金金鼓鼓節數進退之事什伯所職也

北堂書鈔未改本一

百十七

夫土地者百姓之所蹈也殊無兩形之政矣而談者強爲之異體

也云地者都大之名土者細屬之號乃國語一句之言及龜旁之

說有地數五五謂地爲明壤彼而是之據合共視焉何者謂土哉

天下州國寧有有地無土有土無地之處乎

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五十七

莊周婦死而歌夫通性命者已卑及尊死生不悼周不可論也夫

象見死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哉

初學記二十九御覽八百九十

禮記嫂叔無服誤據小功章娣娣婦三字嫂叔之文也古者有省

文互體言弟及兒并嫂矣娣娣者兄弟之妻相名也蓋云夫之昆

弟昆弟之妻相與皆小功者

通典九十二

項羽若聽范增之前策則平步取天下也

御覽八十七

按御覽

主作王

求作來

吳作身

士作王

詔曰兩目不相爲視昔吳有二人共評主者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之不決二人各曰爾可求入吳目中則好醜分矣士有定形二

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眼睛異耳御覽三百六十六

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武之王亦須佐輔御覽四百一

太史遷云顏回雖篤行不遇仲尼不能彰其名也故五尺之童德

擬大聖使在他門未或及此也夫甘羅少回六歲獲河東五城萬

乘郊迎而佩印雖所弘非道義然當秦之時染詐讓之風也使羅

在孔門治丘之訓亦可聞一知十乎曰未必也昔齊欲伐魯回求

說陳常而孔子不許遂使子貢子貢一出破齊彊晉亡吳霸越存

魯也夫顏子與賜程智比才相校曰十至于此事而丘不使也御覽

四百四十七

諺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言其少也御覽四百九十六又六百八

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一作鷲鳥不立垂枝御覽四百九十六又八百九十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三十四

劉廙

廙字恭嗣南陽安眾人曹公辟爲丞相掾轉五官將文學魏國
建遷黃門侍郎坐弟偉爲魏諷所引當誅免徙署丞相倉曹屬
文帝卽王位進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有政論五卷集
二卷

論治道表

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
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
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
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于長吏已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

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曰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于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曰。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于己。而苟且之可免于患。皆將不念盡心于郵民。而夢想于聲譽。此非所曰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曰爲黜陟者。近頗曰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曰爲佳者。奉法也。憂公也。郵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于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爲美闕。而從人于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于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曰爲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曰事。不得依名。事者皆曰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效舉妄毀可得而盡。魏志

劉廙傳注
引廙別傳

上疏諫曹公親征蜀

建安二十年

聖人不曰智輕俗王者不曰人廢言故能成功于千載者必曰近
察遠智周于獨斷者不恥于下問亦欲博采必盡于眾也且韋弦
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引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于韋弦昔樂
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曰輕兵定卽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
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曰來三十餘年敵無不
破彊無不服今曰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于吳劉備不
賓于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
本初曰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于今而智武于昔也斯自爲計者
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
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
是力斃于外而不卹民于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

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于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于廣廈潛思于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

魏志劉
虞傳

上疏謝徙署丞相倉曹屬

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于寒灰之上生華于已枯之木物不荅施于天地子不謝生于父母可已死效難用筆陳

魏志劉
虞傳

上言符讖

侍中劉虞辛毗劉晔尙書令桓階尙書陳矯陳羣給事黃門侍郎王慈董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攷圖緯之言曰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堯稱厯數在躬璇璣曰明天

道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仄微字成木葉光武布衣名已勒識是天之所命曰著聖哲非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縣象曰示人微物曰效意耳自漢德之衰漸染數世桓靈之末皇極不建暨于大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曰濟其難是曰符識先著曰彰至德殿下踐阼未基而靈象變于上羣瑞應于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唯懼在後雖典籍所傳未若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鳧藻

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奏議治受禪壇場

漢氏遊唐堯公天下之議陛下曰聖德膺厯數之運天人同忻靡不得所宜順靈符速踐皇阼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宜成可受禪命輒治壇場之處所當施行別奏

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奏具章拒禪

伏惟陛下曰大聖之純懿當天命之厯數觀天象則符瑞著明攷

圖緯則文義煥炳。察人事則四海齊心。稽前代則異世同歸。而固

拒禪命。未踐尊位。聖意懇惻。臣等敢不奉詔。輒具章遣使者。

魏志文帝

紀注引

獻帝傳

奏請受禪

臣等聞聖帝不違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當亢陽明夷之會。應漢氏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是曰聖瑞。表徵天下。同應。麻運去就。深切著明。論之天命。無所與議。比之時宜。無所與爭。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曜靈施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悅懌。民心欣戴。而仍見閉拒。于禮何屈。且羣生不可一日無主。神器不可已斯須。無統。故臣有違君。曰成業。下有矯上。曰立事。臣等敢不重。曰死請。

魏志文帝紀

注引獻帝傳

謝劉表牋

攷躬過家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傾命精誠不
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
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庶之愚淺言行多違
懼有浸潤三至之間攷躬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
往之分門戶殫滅取笑明哲是用避竄永涉川路卽日到廬江尋
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恩雖遠猶邇敢忘前施魏志

劉廙傳注

荅太子命通草書書

初曰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曰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
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
使郭隗不輕于燕九九不忽于齊樂毅自至霸業日隆虧匹夫之
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曰辭魏志劉廙傳

荅丁儀刑禮書

崇飾侈言欲其往來

文選左思三都賦序注

難丁廩

夫曰禮興刑曰經理人情也

北堂書鈔四十三

戒弟倬

夫交友之美在于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眾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曰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攬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

魏志劉廙傳注引廙別傳

政論

謹案隋志法家梁有政論五卷魏侍中劉廙撰亡舊新唐志著于錄至宋復亡廙字恭胤南陽安眾人三國志有傳稱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于世今所見僅羣書治要載有八篇題爲劉廙別傳而目錄作政論據裴松之所引別傳似

與政論各爲一書則目錄作政論者是也各書都未引見治要
有此彌復可貴因錄出曰廣其傳嘉慶乙亥歲

備政

夫爲政者譬猶工匠之造屋也廣廈旣成眾稅不安則梁棟爲之
斷折一物不備則干柱爲之竝廢善爲屋者知深稅之不可曰不
安故棟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曰不備故眾榱與之共成也善爲
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
眾非與之共得其不然者輕一事之爲小忽而闕焉不知眾物與
之共多也覩一非之爲小也輕而蹈焉不知眾是與之共失也夫
政之相須猶輓轄之在車無輓轄猶可曰小進也謂之歷遠而不
頓躓者未之有也夫爲政者輕一失而不矜之猶乘無轄之車安
其少進而不覩其頓躓之患也夫車之患近故無不覩焉國之患
遠故無不忽焉知其體者夕惕若厲慎其愆矣夫爲政者莫善于

清其吏也。故選託于由夷，而又威之曰：「篤罰欲其貪之必懲，令之必從也。」而姦益多，巧彌大，何也？知清之爲清，而不知所曰清之故，免而無恥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祿，祿薄所曰不得成其清，夫飢寒切于肌膚，固人情之所難也。其甚又將使其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矣。貧則仁義之事狹，而怨望之心篤。從政者，捐私門而委身于公朝，榮不足曰光，室族祿不足曰代，其身骨肉飢寒，離怨于內，朋友離叛，疑作棄捐于外，虧仁孝，損名譽，能守之而不易者，萬無一也。不能原其所曰然，又將佐其室族之不和，合門之不登也。疑其名必將忘其實，因而下之不移之士，雖苦身于內，冒謫于外，捐私門之患，畢死力于國，然猶未獲見信之衷，不免黜放之罪。故守清者死于溝壑，而猶有遺謫于世也。爲之至難，其罰至重，誰能爲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于終也，違清而又懼卒罰之及其身也，故不爲昭昭之行，而咸思闇昧之利，姦巧機于

內而虛名逸于外。人主貴其虛名而不知賤其所已爲名也。虛名彰于世。姦實隱于身。人主眩其虛。必有已闇其實矣。故因而貴之。敬而用之。此所謂惡貪而罰于由夷。好清而賞于盜跖也。名實相違。好惡相錯。此欲清而不知重其祿之故也。不知重其祿。非徒失于清也。又將使清分于私。而知周于欺。推此一失。已至于欺。苟欺之行。何事而不亂哉。故知清而不知所已重其祿者。則欺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已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已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凡此數事。相須而成。偏廢則有者不爲用矣。其餘放欺無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二而載之耳。故明君必須良佐而後致治。非良佐能獨治也。必須善法有已用之。夫君猶醫也。臣猶鍼也。法陰陽補瀉也。鍼非人不入。人非鍼不徹。干病二者既備。而不知陰陽補瀉。則無益于疾也。又況逆失之哉。今用鍼而不存于善術。使所鍼必死。夫然也。欲其疾之療。亦遠。能

矣。良醫急于速療而不恃鍼入之無恙也。明君急于治平而不恃亡失之不便亡也。

正名

夫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物無制則其用淫矣。錯則無已，知其實淫則無已，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曰督其實，制物曰息其非，名其何已，正之哉。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已，然效其所已，成故實無不稱于名，名無不當于實也。曰物又何已，制之哉。曰物可已，養生而不可廢之于民者，富之備之，無益于養生而可已，實于世者，則隨尊卑而爲之制，使不爲此官，不得服此服，不得備此飾，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雖捐之曠野而民不敢取也。雖簡于禁而民皆無欲也。是已民一于業，本務而末息，有益之物卑而賤，無益之寶省而貴矣。所謂貴者，民貴，願疑當作之也。匪謂賈貴于市也。故其政惠其民，潔其法，易其業，大昔人曰：唯器與名不可已，假人

其此之謂與。

慎愛

夫人上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廢也。忘遠己之益己而不能用也。夫犬之爲猛也。莫不愛其主矣。見其主則騰踊而不能自禁。此歡愛之甚也。有非則鳴吠而不遑于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曰其有猛犬之故也。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爲其主慮。酒酸之患者。者當作而。案長短經是非篇。患者下。不噬也。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愛之而不能去其嫉妬之心。又安能敬有道爲己願。稷契之佐哉。此養犬曰求不貧。愛小臣曰喪良賢也。悲夫。爲國者之不可不察也。

審愛

爲人君者。莫不利小人。曰廣其視聽。謂視聽之可曰益于己也。今

彼有惡而已不見無善而已愛之者何也智不周其惡而義不能割其情也已不能割情于所愛慮不能覩其得失之機彼亦能見已成敗于所聞割私情曰事其上哉其勢適足曰厚姦人之資此朋黨者之所曰日固獨善之所曰孤弄舊校云弄疑棄也故視聽日多而闇蔽日甚豈不詭哉

欲失

夫人君莫不願眾心之一于己也而疾姦黨之比于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曰得之故欲之益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爲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將恐其黨也任之而不知所曰信之朝任其身夕訪于惡惡無毀實善無賞分事無大小訪而後知彼眾之不必同于道也又知訪之不能于己也雖至誠至忠俾曾參曰事其親借龍逢曰貫其忠猶將屈于私交況世俗之庸臣哉故爲君而欲使其臣之無黨者得其人也得其人而使必盡節于國者信之

于已也。

疑賢

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于眾人也。忠于君者，豈能必利于人？苟無利于人，又何能保譽于人哉？故常願之于心，而常先之于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曰定之之術，非也。故爲忠者，獲小賞而大乖違于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之于人。此爲忠者，福無幾而禍不測于身也。得于君，不過斯須之歡，失于君而終身之故患，苟賞名而實窮于罰也。是曰忠者，逝而遂。智者慮而不爲，爲忠者不利，則其爲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爲不忠矣。爲君者曰：一人而獨慮于眾姦之上，雖至明而猶困于見聞，又況庸君之能觀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于己，而私名之可曰得于人，得于人，可曰重于君也。故篤私交，薄公義，爲己者殖而長之，爲國也抑而割之。是曰

直實之人黜于國阿欲之人盈于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雖成舊校云成恐成之市朝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困何也誠威之曰言而賞之曰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弊昔人曰爲君難不其然哉

任臣

人君所曰尊敬人臣者曰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于己也是曰其聽察其明昭身日高而視日下事日遠而聽日近業至難而身至易功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思其所曰爲國而思其所曰得于君深其計而淺其事曰求其指搗人主淺之則不陷于之難當作則不口而人主深之則進而順之曰取其心所關者忠于國而難明于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于國而易行于時者也因其所貴者貴之故能同其貴因其所賤者賤之故能殊于賤其所貴者不必賢所賤者不必愚也家懷因循之術人

爲悅心易見之行。夫美大者深而難明，利長者不可言，倉卒形也。故難明長利之事，廢于世。阿育服文案下，易見之行，塞于側，爲非不知過，知困不知其乏，此爲天下共一人之智，曰一人而獨治于四海之內也。其業大，其智寡，豈不蔽哉！曰一蔽主而臨不量之阿，欲能不惑其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則人得其志矣，人得其志，則君之志失矣。君勞臣逸，上下易所，是一君爲臣而萬臣爲君也。曰一臣而事萬君，鮮不用矣。有不舊按云不字恐衍用人之名，而終爲人所用也。是曰明主慎之，不貴知所用于己，而貴知所用于人，能用人，故人無不爲己用也。昔舜恭己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臬陶稷契之數，而貴聖舜獨治之功，故曰爲之者不必名其功，獲其業者不必勸其身也。其舜之謂與。

下視

夫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曰其

高于眾之上也。燈燭至微至小，而無不可之者。曰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聖人能覩往知來，不下堂而知四方，蕭牆之表，有所不喻焉。誠無所自知之也。夫有所自知之，無遠而不覩，無所自知之，雖近不如童昏之履之也。人豈踰于日月，而皆賢于聖哉。故高于人之上者，必有自應于人，其察之也視下，視下者見之詳矣。人君誠能知所不知，不遺燈燭童昏之見，故無不可知而不知也。何幽冥之不盡，況人情之足蔽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三十五

傅巽

巽字公悌，北地泥陽人。建安中爲東曹掾，曰說劉琮降，封關內侯。黃初中，爲侍中，遷尚書，有集二卷。

槐樹賦

葉葉扶疏，參林蕭殺。松蘿寄生，絲連標末。延表千畝，蔚鬱臨瀆。

類聚八十八初
學記二十八

蚊賦

水與草其漸茹，育茲孽而蚊鳴。味銳于秋毫，刺鋸利于芒錐。無胎卵而化孕生，博物翼而能飛。肇孟夏，日明起。迄季秋而不衰，眾繁熾而無數。動羣聲而成雷，肆慘毒于有生。迺殮膚體，曰瘵飢妨農。

功于南畝廢女工于杼機

藝文類聚九十七

七誨

孟冬香秬上秋膏梁彫胡瓜子丹具東牆濡潤細滑流澤芬芳

書鈔

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四初

學記二十六御覽人百五十

乃有河蘇僕鮎一作河龍淵巨鯉口口口口分皮截理

書鈔一百

四十二一百四十五

豹胎熊臙肥濡晞沐飛鷲伏鴉雙雞合熟

書鈔一百四十二

爾乃選菓殊方魚有備物蒲陶宛榛齊枼燕粟恆陽黃梨堊山朱

梳同上

白醴九成玄酌清醇口華口蟻苞苦合辛

書鈔一百四十八

奢儉論

豐狐呂赤色禍身翡翠孔雀亦災斯文

御覽九百二十四

筆銘

昔在上古結繩而誓降及後載易曰書契書契之興興自頡皇肇
建一體浸遂繁昌彌綸羣事通遠達幽垂訓紀典匪筆靡脩實爲
心盡臧否斯由厥美弘大置類鮮儔德興之著惟道是揚苟逞其
違禍亦無方

藝文類聚
五十八

傅嘏

嘏字蘭石一字昭先

見御覽三百八十五引嘏別傳

嘏弟充之子陳羣辟爲司

空掾正始中除尙書郎

遷黃門侍郎免尋拜滎陽太守不行太

傅司馬懿曰爲從事中郎遷河南尹拜尙書嘉平末賜爵關內

侯高貴鄉公時進爵武鄉亭侯守尙書僕射封陽鄉侯卒贈太

常諡曰元侯

對詔訪征吳三計

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
軍毋邱儉等表請征吳朝廷曰三征計異詔訪尙書傅嘏嘏對曰

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已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
開地千里不足已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
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
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
死託孤于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
內齊患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已延期挺命于深江
之表矣視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于寇或欲
四道竝進臨之曰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逼其項
領積穀觀變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
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
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揜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已
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
屬慮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

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
察未詳而舉大眾曰臨巨險此爲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
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趨避等擇地居險審
所錯置及合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一也兵出民
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
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土不運輸六
也覈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
擅便資據之則利歸于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逼形勢已交智
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
情僞將焉所逃夫曰小敵大則役煩力竭曰貧敵富則斂重財賈
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眾厲兵曰震之參惠
倍賞曰招之多方廣侶曰疑之由不虞之道曰間其不戒比及三
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筭而得也昔漢氏歷

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摺紳之徒
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曰十萬之眾橫行匈奴
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曰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
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卽亦向時之類也曰陛下聖德輔相忠
賢法明士練錯計于全勝之地振長策曰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
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
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
逼之計最長

魏志傅叡傳注引司馬彪職略又本傳亦載此對有刪節

請立貴嬪爲皇后表

有虞始德觀化鸞池夏后創業啟作塗山成曰椒哲垂之曲頌伏
惟貴嬪誕秀合族稟貞高貴應昭明之量兼聖善之行金璽未授
而玉璽先顯表贊天休昭隆后社貞侔先典告踰往訓而稱潛光
未卽皇統進還二儀烟燭之德退闕懸象兼曜之儀羣僚百辟所

百竦佇陛下欽若天秩祇贊帝祉夙崇盛禮俾君萬國則六合承

風天下幸甚

誠文類
卷十五

諸葛恪揚聲欲向青徐議

嘉平五年正月

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略無孑遺恪
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曰微乾沒乎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
水軍者乘海派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

魏志傳

難劉劭攷課法論

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暨乎王略虧績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泯瑋何則道弘
致遠而眾才莫勝也案劭攷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
度略曰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
祭齊六職士有恆貴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攷績可理
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歷所修

采自建安呂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竝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曰應政機曰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曰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曰務本也循名攷實糾勵成規所曰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攷課是先懼不足曰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于州閭講道于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

魏志傅叡傳

皇初頌

尋盛德曰降應著顯符于方臻積嘉祚曰待期諸鴻施于真人昔
九代之革命咸受天之休祥匪至德其焉昭匪至仁其焉章懿大
魏之聖后固上天之所興應靈運曰承統排間闔曰龍升據皇象
曰闡化順帝則曰播音遵陽春曰行施揆四時曰立信運聰明曰
舉善宣柔惠曰養人於赫我后邁德如神化不朞月令不浹辰于
是天地休豫靈祇歡欣嘉瑞雲集四靈允臻甘露香零于宮庭體
泉冬涌于中原白雉素鳥丹芝朱魚鱗集羣萃不可勝書信應天
之美瑞受命之靈符也然後覽公卿之讜議詢百僚之典謨天子
乃登彤瑩戴羽蓋佩玉鏘鏘鑾聲噦噦拜上皇告受位兆休祚導
神氣于是建皇初之上元發曠壘之明詔皆災肆赦盪滌瑕穢崇
設九賓溥延公卿嘉羞千品俎豆充庭金石具懸鐘鼓畢作歌九
功舞八佾鴻澤普皇恩洽民欲得神望塞

藝文類
聚十

沐竝

竝字德信。河間人。建安中。署丞相軍謀掾。魏受禪。除成臯令。正始中。爲三府長史。出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嘉平中。卒官。豫作終制。戒子儉葬。

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爲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曰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于固陋。于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瑣璣。甚于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曰天地爲一區。萬物爲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于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壽爲欺魄。天爲晷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曰棺槨爲牢。衣裳爲纏。屍繫地下。長幽。柩。豈不哀哉。昔莊周闢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

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衽殺人曰徇壙穴之內錮曰紉絮椿曰
蜃灰千載僵燥託類神仙于是大敎陵遲競于厚葬謂莊子爲放
蕩曰王孫爲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孤狸之齒乎哉
吾曰才質滓濁汗于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宇所在無效代匠傷
指狼跋首尾無曰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
常苟得獲沒卽曰吾身饒于王孫矣上冀呂贖市朝之逋罪下曰
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
令未必爲孝而犯魏顓聽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
而有知吾將屍視

魏志常林傳注
引魏略清介傳

又戒

後亡者不得入臧不得封樹

魏志常林傳注
引魏略清介傳

又敕

豫掘塹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卽塹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

祭之賓無設搏治粟米之奠

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略清介傳

盧毓

毓字子蒙涿郡涿人。中郎將植子。崔琰舉爲冀州主簿。後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魏國建爲吏部郎。文帝受禪。徙黃門侍郎。出爲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左遷。唯陽典農校尉。尋遷安平。廣平太守。明帝時入爲侍中。遷吏部尙書。齊王卽位。賜爵關內侯。徙僕射。遷廷尉。又遷光祿勳。行司隸校尉。復爲吏部尙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復爲僕射。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卽位。進封大梁鄉侯。加侍中。遷司空。封容城侯。甘露二年卒。謚曰成侯。

對詔論選舉

名不足曰敝異人。而可曰得常士。常士畏敎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旣不足曰識異人。又主者正曰循名案常爲職。但當

有曰驗其後故古者敷奏曰言明試曰功今攷績之法廢而曰毀

譽相進退故真偽混雜虛實相蒙

魏志唐統傳

奏祀天地樂舞

漢武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其所從來舊曰祀天地今可兼曰雲

翹祀圓丘曰育命祀方澤也

北堂書抄一百七引魏名臣奏案續漢祭祀志中注引繆襲議如此

虛據繆襲議爲之奏定也

奏忌月不設樂

烈祖明皇帝曰今年正月棄離萬國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烈

祖明皇帝建丑之月棄天下臣妾之情于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

曰建丑正朝四方會羣臣設盛樂不合于禮

宋書禮志一

議祀厲殊事

具犧牲祭器如前後師出告郊之禮

魏志文帝紀注引魏郊祀奏

駁大理奏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坐棄市

夫女子之情，已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曰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已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已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魏志盧毓傳

致禮張璠敘

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圖所可光飾哉。但遺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魏志管寧傳

冀州論

冀州天下之上國也。尙書何平叔邵玄茂謂其土產無珍，人生質樸。上古以來，無應仁賢之例。異徐雍豫諸州也。盧釋曰：除黃帝已前，未可備聞。略言唐虞已來，冀州乃聖賢之淵藪，帝王之寶地。東

河曰上西河曰來南河曰北易水已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會陰

陽之所交所謂神州也

初學記八

常山爲林大陸爲澤兼葭蒲葦雲母御席魏郡好杏常山好梨房

子好繇河內好稻真定好稷中山好栗地產不爲無珍也

藝文類聚六十

九八十七書鈔一百三十三御覽六十八七百九八百十

九八百三十九八百四十九又九百六十四明九百六十八

河東大鹽

書鈔一百四十六

任叡

叡字昭先樂安博昌人建安中爲臨菑侯庶子入魏遷黃門侍

郎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有任子道論十卷

道論

古之公也篤今之公也薄絕骨肉篤也

案此有脫句

今疏遠天下睡絕

骨肉故親離

北堂書鈔三十七

太王不私其身不外其民故曰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爲夷狄之病

棄國之富杖策而去民追慕之如水

昔鈔三十七

夫賢人者至德曰爲己心行道曰爲己任處則不求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爲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于朝播仁風于野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焉歌舞其君之德

初學記十七御覽四百二

鳳爲羽族之美麟爲毛類之俊龜爲介蟲之長梗柙爲眾材之最

是物之貴也

初學記三十御覽九百十五

日月爲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爲天下衣食人不知謝

御覽三

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

賊

御覽三三百六十

道德之懷民如春陽之柔物也履淙水而不寒結木條而不折

御覽四百三

曰義事主不私其己曰仁接人不私其欲火佚焚家家不罪己食過傷人人不罪食曰其積之于仁義無私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

無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無怨言曰其積之于公正無私惡也

御覽

四百二十一

十九

學所曰治己教所曰治人不勤學則無己爲智不勤教則無己爲

仁

御覽六
百十三

丹淵之珠沈于黃泥

御覽八
百三

善陣者徒眾整一如列宿之陳部伍周迴如山岳之盤是陣之體

也

書鈔一
百十七

樂詳

詳字文載河東人建安中署郡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太

和中加騎都尉正始中己年老罷歸至甘露二年上書理杜恕

時年九十餘

外祖母服依周禮議

周禮王弔弁經錫緣禮有損益合進賢冠練單衣

通典八
十一

巳月設樂議

陳矯

正月旦受朝貢羣臣奉贄後五日乃大宴會作樂

宋書禮志一

陳矯

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建安中爲郡功曹司空曹公辟爲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入爲丞相長史復爲魏郡轉西曹屬拜尙書文帝受禪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尙書令明帝卽位進爵東鄉侯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卒論曰貞侯

上言備蜀

往者賊亮縮藏窟穴猶有怖懼而頻歲三出鳴鼓邊垂由此言之賊未可忽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引魏名臣奏尙書令陳矯僕射衛臻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五終

全三國文卷三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 三十六

衛臻

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曹公表爲丞相參軍，賜爵關內侯。文帝
嗣王位，進散騎常侍，及受禪，封安國亭侯。遷尙書，轉侍中、吏部
尙書，尋行中領軍。明帝卽位，封康鄉侯。轉右僕射，加侍中，尋爲
征蜀將軍，加光祿大夫，遷司空，徙司徒。齊王時，進封長垣侯。卒，
贈太尉，謚曰敬侯。

止越職疏

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
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魏志衛
臻傳

奏拒蜀

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

魏志衛臻傳諸葛亮寇天水臻奏

祀天樂用宮懸議

圓丘宜用大韶樂宜宮懸宗廟之樂宜用武始咸熙

通典一百四十七

荅蔣濟

太和四年

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攷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于成康喻

斷地于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魏志

衛臻傳

李伏

伏獻帝末爲左中郎將入魏未詳

禪代合符讖表

昔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曰爲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羈旅漢中謂臣曰必爲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曰應天人之位臣曰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魯

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麻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冊文。卒如合離。合長于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罔之心。沈溺異道。變化不果。寤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國人不協。或欲西通。魯卽怒曰：竄爲魏公。奴不爲劉備上客也。言發惻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往歲病亡于鄴。自臣在朝。每爲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顯言。殿下卽位初年。禎祥眾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聖德洞達。符表豫明。寶乾坤挺慶。萬國作孚。臣每慶賀。欲言合驗。事君盡禮。人曰爲諂。況臣名行穢賤。入朝日淺。言爲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格天地。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兆應竝集。曰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勝喜舞。謹具表通。

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許芝

芝獻帝末官太史丞黃初中爲太史令

條奏魏代漢讖緯

九當存穴

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曰戊己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始凝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曰聖人曰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曰戊己日至厥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高季曰漢曰魏魏曰徵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曰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于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于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于許漢徵絕于許乃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又曰漢曰蒙孫亡說者曰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昏曰弱亡或曰雜文為蒙其係當失天下曰為漢帝非正嗣少時為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曰弱亡孝經中黃

讖曰日蔽東絕火光不橫。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
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禮樂正萬民嘉樂家和維此魏王之姓諱著
見圖讖易運期讖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爲主反
爲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曰許亡
魏當曰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
禾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曰七
百二十年爲一軌有德者遇之至于八百無德者不及至四百載
是曰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說今四百
二十二歲又高祖受命數雖起乙未然其兆徵始于獲麟獲麟曰
來七百餘年天之麻數將曰盡終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
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曰爲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
是曰來四十餘年又熒惑失色不明十有餘年建安十年彗星先
除紫微二十三年復歸太微新天子氣見東南曰來二十三年白

虹貫日月蝕熒惑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殿
下卽位初踐祚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于上
下是曰黃龍數見鳳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後獻見于郊
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眾瑞竝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
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鳳皇翔洛出書湯之玉白鳥
爲符文王爲西伯赤鳥銜丹書武王代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
蛇爲徵巨跡瑞應皆爲聖人興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
圖讖之期運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
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
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
應竝集來臻四方歸附縉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大傳
曰周公何曰不之魯蓋曰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
而王周公反政尸子曰爲孔子非之曰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

京房作易傳曰。凡爲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應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臣職在史官。攷符察徵。圖讖效見。際會之期。謹

百上聞。

魏志文帝紀
注引獻帝傳

自建安三年十二月戊辰。有新天子氣見于東南。到今積二十三年。建安十年。彗星出庫樓。歷犯氏房宿。北入天市。犯北斗紫微。氏爲天子宿宮。路寢所止。房爲天子明堂。政教之首。北斗七星。主會輔象近臣。紫微者北極最尊。此除掃漢家之大異也。建安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畱守帝坐。百有餘日。歲星入太微。人主改姓。鎮星入太微。內有兵亂。人主曰弱。三者漢改姓易代之異也。建安十九年正月。白虹貫日。易傳曰。后妃擅國。白虹貫日。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朔己亥日蝕。建安二十三年三月。彗星晨見。

東方二十餘日。久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太微。鋒炎刺帝坐。第者除舊布新。亡惡興聖之異也。建安二十四年二月晦。王子日蝕。日者陽精。月爲侯王。而日亥子日蝕。皆水滅火之異也。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黃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月爲大臣侯王之象。熒惑火精。漢氏之行占曰。漢家日兵亡。延康元年九月二十日剝卦。天子氣不見。皆崩亡之異也。熒惑火精。行縮日一度有餘。故太史令王昱曰。爲漢家衰亡之極。熒惑大而赤色。光不明。赤而小。與小星無別。皆赤家衰亡之異也。易傳曰。上下流通。聖賢昌。厥應帝德。鳳皇翔。萬民喜樂。無咎殃。易傳又曰。聖人受命。厥應鳳皇下。天子虜。易傳又曰。黃龍見天。災將至。天子絀。聖人出。黃龍曰戊己日見。五色文章皆具。聖人得天受命。黃龍曰戊寅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易傳又曰。聖人清靜行中正。賢人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玉版讖曰。代赤者。

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呂許昌失天下。故白馬合甘陵李雲上
事言許昌氣見當塗高已萌。欲使漢家防絕萌芽。今漢都許。曰呂
微弱。當居許昌。曰失天下。當塗高者魏也。魏者象魏兩闕之名。當
道而高大者也。魏當代漢。如李雲之言也。春秋佐助期又曰。漢呂
蒙孫亡。說者曰。蒙孫直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惑。曰弱亡。漢帝少時。
名爲董侯。名不正。蒙亂荒惑。其子孫曰弱亡也。孝經中黃讖曰。日
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明聰。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
平。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也。易運期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
光。日居下。其爲主及爲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
日昌字。漢當曰許亡。魏當曰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
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運。王天下。宋書符瑞志上。案此與魏
志注所載小同而大異。

麻議

劉洪月行術用呂來且四十餘年。已復覺失一辰有奇。晉書律
麻志中。

徐岳

岳爵里未詳

麻議

劉洪曰麻後天潛精內思二十餘載參校漢家太初三統四分麻術課弦望于兩儀郭間而月行九歲一終謂之九道九章百七十一歲九道小終九九八十一章五百六十七分而九終進退午前四度五分學者務追合四分但減一道六十三分不下通是曰疏闊皆由斗分多故也課弦望當曰昏明度日所在則知加時先後之意不宜用兩儀郭間洪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起己丑又爲月行遲疾交會及黃道去極度五星術理實粹密信可長行今韓翽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錯無幾翽所增減致亦留思然十術新立猶未就悉至于日蝕有不盡效效麻之要在日蝕熹平之際時洪爲郎欲改四分先上驗日蝕日蝕在晏加

時在辰蝕從下上三分侵二事御之後如洪言海內識眞莫不聞見劉歆已來未有洪比夫曰黃初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戊辰加時未日蝕乾象術加時申半強于消息就加未黃初日爲加辛強乾象後天一辰半強爲近黃初二辰半爲遠消息與天近

晉書律麻志中

孫欽

欽建安末爲博士祭酒

追崇始祖議

按春秋之義五等諸侯卒葬皆稱公乃與王者之後宋公同號然臣子褒崇其君父曰此言之中常侍大長秋侍進君侯誕育大皇篤生武王奄有四方其功德之號莫過大王今迎神主宜乘王車又宜先遣使者上諡號爲大王

通典七十二文帝卽王位孫欽等議

告瑞祀天兼曰地配議

周禮祀天南郊無地配之文大魏受禪因漢祀天曰地配此謂正

月南郊常祀也。今告靈瑞，不須已地配。

通典五十五引
尚書奏孫劄議

麻議

史遷造太初，其後劉歆曰爲疏，復爲三統。章和中，改爲四分。已儀
天度，攷合符應，時有差跌。日蝕覺過半日，至熹平中，劉洪改爲乾
象，推天七曜之符，與天地合其序。

音書律
麻志中

王傑

傑，爵里未詳。

阮元瑜諫

既登宰朝，充我祕府。允司文章，爰及軍旅。庶績惟殷，簡書如雨。強
力敏成，事至則舉。

劉輔

輔，爵里未詳。

論賜諡啟

古者存有號則歿有諡必攷行跡論功業而爲之制漢不修古禮大臣有寵乃賜之諡今國家因用未革臣曰爲今諸侯薨于位者可有諡主者宜作得諡者秩品之限

通典一百四魏劉輔等啟論賜諡

王觀

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曹公召爲丞相文學掾歷高唐陽泉鄗任四縣令文帝受禪爲尙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明帝時爲治書侍御史太尉司馬懿請爲從事中郎遷尙書齊王時出爲河南尹徙少府又徙太僕行中領軍封關內侯復爲尙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時封中鄉亭侯加光祿大夫轉右僕射陳留王卽位進封陽鄉侯遷司空卒諡曰肅侯

下涿郡教

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

魏志王觀傳

遺令

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

魏志王觀傳

王昶

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建安末爲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受禪從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遷兗州刺史太和初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正始中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遷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侯正元中進位驃騎將軍遷司空甘露四年卒諡曰穆侯有集五卷

謝榮表

復假臣榮光榮照赫非臣怯弱所當可受

御覽六百八十一

攷課疏

嘉平元年

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于任賢略舉黜陟之體曰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

魏志王觀傳

考課事

卿攷課一曰掌建邦國二曰攷制治三曰九卿時敘四曰攷事典三曰經綸國體五曰攷奏議四曰共屬眾職五曰攷總攝五曰明慎用刑六曰攷留獄書鈔五十三

尙書侍中攷課一曰掌建六材二曰攷官人三曰綜理萬機四曰攷庶績三曰進視惟允五曰攷讜言四曰出納王命五曰攷典政五曰罰法

六曰攷興行

御覽二百一十二

陳治略五事嘉平元年

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用攷試攷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合居官者久于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今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反民于樸魏志王粲傳

奏吳蜀事狀

嘉禾二年

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
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

魏志王
粲傳

白晉文王牋

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
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
不爲此公婆娑之事

晉書王述傳述上書乞骸骨曰昔臣
自祖父魏司空白巖于文皇帝云云

檄吳將校部曲

釋無前之矢實映日之甲

書
鈔

羽騎迅逝步卒星陳鳴震山之鼓張蔽天之旌

書鈔一百
二十一

家誠

夫人爲子之道莫大于實身全行曰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
或危身破家陷于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

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于內。名著于外者矣。人若不篤于至行。而背本逐末。已陷浮華焉。已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眾。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曰。玄默沖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曰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鬪黨也。若范旬對秦客至。

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卻爲戮于晉王叔負罪于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曰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己爲伸讓己爲得弱己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曰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于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曰聖人之德猶尙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于彼妄則無害于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謫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

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曰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曰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于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已眾矣可不慎與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于首陽安赴火于緜山雖可引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于閭門務學于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曰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目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目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

任昭先清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涖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魏志王昶傳又略見御覽六百九十四

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耽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殺帥弱燕之眾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杖劍建策光濟大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有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藝文類聚

三十三

奕字伯益

魏志郭嘉傳注

三戲論

禮記有投壺之宴論語稱博奕之賢茲三戲者君子末事不足爲也。樗蒲彈碁既不益人又國有禁皆不得爲也。吾見坐圍碁而死近事非遠昔晉侯已投壺喪宋公好博奕亡豈不哀哉。諸戲中唯有射者男子之事在于六藝若欲戲惟得射而已其餘不得爲也。
御覽七百四十
六引王昶集

王澹

澹昶從兄子

與從叔征南將軍昶書

亡母少修婦道事慈姑二十餘年不幸久寢篤疾會東郡君初到官而李夫人亡是時亡母所苦困劇不任臨喪東郡君自痛遠不得嘗藥而婦宜親侍疾而不得臨終手書責遣識病大歸遂至殞

亡東郡君後深悼恨之慈妣存無過行沒荷出名春秋之義原心
定罪乞迎亡母神柩改葬墓田上當先姑慈愛之恩次釋先君既
往之恨下蠲亡靈無負之恥通典一百一

鹿攸 韓蓋

攸蓋建安末博士攸一作優

奏議臨菑侯求祭先王

禮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不得祖諸侯謂不得廟而祭之也

禮又曰庶子不得祭宗廟御覽五百二十六

郝昭

昭字伯道太原人建安末爲雜號將軍鎮守河西太和中呂拒
諸葛亮功賜爵列侯

遺令戒子凱

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塚取其木呂爲攻戰具又知厚葬

無益于死者也。汝必斂口時服。且人生有處所，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魏志明帝紀注引魏略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六終